

〔台湾〕杨子崴 著

谜一样的女人

海峡文艺出版社

谜一样的女人

〔台湾〕杨子崴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及同业：

本社近期推出的台湾作家杨子威所著的作品，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

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也敬告同业，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以免引起诉讼。

谜一样的女人

〔台湾〕杨子威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三明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下洋新泉路 6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5 印张 18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34-836-7

I·731 定价:7.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看透尘世

——杨子崴其人其书

宦牧

闻杨子崴先生大名久矣。真正有缘见面，还是在两年前福州的东湖宾馆。杨子崴先生年六十有三，看上去却是五十出头的样子，健壮却不见发福，洒脱而富有涵养。他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一副典型的资深记者作家模样。晤间，他语气硬朗，谈锋甚健，配上那对犀利的眼眸，仿佛世间万事玄机便能一语道破、一眼看穿。这使人联想到他的百部小说——那是一长卷台湾现代社会的画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合之际所衍生的社会百态的缩影。

二十多年前，台湾新闻界活跃着“四大快手”名记者，杨子崴先生便是打头之人，当时他是《中国时报》里的社会新闻版主将。如今年过六旬的杨子崴依然下笔如电、入木三分，只是做出的文章愈见老辣罢了。与其余名记者不同的是，杨子崴不仅采写新闻，同时还创作百部小说，成为台湾社会通俗小说界的盟主。而且这顶桂冠至今未有人能够载走。

杨子崴的社会通俗小说在台湾享有盛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数量多，他的作品人物命运曲折，故事一波三折，更

重要的是他最贴近社会的最低层，他的笔触伸向寻常人看不见的各个阴暗角落，他同每一个遭遇悲惨命运的人物同呼吸共患难，并以此来惊世、醒世、警世。社会生活的主流和非主流、黑道和白道、见人和避人的悲喜剧在他笔下溶为一体，形成了对台湾社会的深刻认识。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对新闻舆论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以至许多研究台湾社会的外国学者常常是通过杨子崑先生的社会通俗小说来认识真正的台湾。

传统的小说理论是把塑造人物放在第一位的，但杨子崑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刻意塑造而成的，他的人物是活的，就在你的身边，是生活的自然显现。杨子崑对生活的表现是直截了当的，这从他的书名中就可以看到。诸如：《太妹与舞女》、《如夫人的悲剧》、《地下钱庄》、《落翅子》、《可爱的发姐》、《多嫁夫人》、《断指老》等等，一眼看去就明白他写什么，他绝不回避任何严峻的社会问题，他以通白晓畅而又富于同情心和人格精神的文笔来展现社会面貌，为无辜的小人物呼吁。他的小说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激发了同胞们的向善和怜悯之心。一位大学教授曾写信给他说：“由于你的小说，我的女儿幡然改善，不再和那些外边混的女孩在一起了。”还有一些风尘女子看了杨子崑的小说，重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连杨子崑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小说会有如此立竿见影的社会效益。

当然，更多的读者是冲着杨子崑小说的生动有趣引人入胜而来的。他们能在杨子崑的小说中体验到种种不同的人生：那位美丽而高贵的留守夫人是如何染上毒瘾的；打工仔的血汗钱如何“自愿”地变成黑庄主的嫖款；在一夫一妻的法律制度下为妾的酸甜苦辣；不可一世的太子太妹们飚车之后的惨

痛；而可爱的发姐如何斩客又如何被斩……这些故事是如此真实，以至读者们可以立即指证身边的某人就是那个主人公。杨子崑的小说没有丝毫的说教，只有人物和命运。生活中那许许多多漩涡和暗流，在使人触目惊心的同时，也深感到了改良社会这一人类永恒的使命。

海峡文艺出版社此次推出了一辑六种杨子崑先生的代表作，是他们全面介绍台湾文学又一重大举措。杨子崑先生的代表作在大陆第一次面世便得以隆重典礼，是出于海内外读者对他的推崇和重视。海峡文艺出版社是中國大陸首家介绍台湾文学、首家反映台湾文学全貌的严谨出版机构。台湾的乡土文学与现代文学、陈映真与白先勇、琼瑶与三毛、龙应台与席慕蓉之席卷大陆，无不滥觞于海峡文艺出版社。今次推出的杨子崑社会通俗小说系列第一辑，相信会在中国大陆的读者之中引起广泛而深刻的回响。

杨子崑先生的作品在大陆出版还别有一层积极意义。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大陆与台湾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同根，共同继承炎黄文化。改革开放十几年，大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毋庸讳言，杨子崑先生笔下的社会形态在今日大陆已然历历在目，大陆读者阅之当会感觉惊心动魄的现世时态，当会感到一种警醒和悲凉，当会为清扫丑恶现象而奋斗不息。炎黄子孙是否均要经此劫数磨难？中华文明何日能涤尽隐污暗垢？这便是建设两个文明的紧迫性了。温州的倒会事件、娱乐场所的“三陪”现象、傍大款和假冒伪劣……这一切令杨子崑笔下的社会百态为大陆读者感同身

受。因此，中国人不妨可视杨子崴的作品为当代的“三言两拍”。

“文以载道”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不粉饰、不规避、直面人生是文豪鲁迅所一贯倡导的，以此作为规矩，杨子崴先生的作品体现了相承相因的民族精神。

杨子崴是个大忙人，即便在六十有五的今天他仍然笔耕不辍。他仍然卷入每一股社会潜流，以他看穿尘世的犀利目光提取和鞭达国民劣根。他的热忱和洒脱是令人钦佩的。他忧人之忧、乐人之乐。当年他结婚的时候，他没有手表，没有房子，甚至连身份证都不知在哪儿。问他手表哪里去了，他淡淡地答道：为朋友进了当铺。他写的书留在家里的，东一本西一部，都被朋友要了去，以至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向他索取书稿时，他只能到台湾的各个租书摊里搜寻，以应付差事。如今，找寻自己的作品成了他最为头痛的事。

杨子崴的作品有多部在台湾已经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了。当海峡文艺出版社准备系统地介绍他的小说的时候，大陆影视界也开始关注他的影视作品了。作为台湾新闻、出版、影视界长盛不衰的热点人物，杨子崴也势必成为大陆读者、观众所关注的焦点人物。

谜一样的女人

在台北市警局刑警大队，记者看到两个女人及一个中年的男人很尴尬地站在一起，第一个女人瘦长秀丽，秀发垂到腰际，看来有一种飘逸之感。第二个女人身材很高大，长脸大眼，一看就知其个性爽朗，豪迈不羁。男的是中年商人，虽然是做生意的人，但却有潇洒的韵味。

那个显得豪迈的大个子女人，她在侃侃而谈，她向刑警小李说：

“是我太信任我丈夫了，他在外面搞什么名堂，我一点都不晓得。我现在才知道他是不叫的狗，不叫的狗咬人才咬得凶哩！刑警先生，结婚五年以来，我一直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现在我才知道我多么的愚昧，他太对不住我了……”

“太太，这些小事，何必麻烦警察局呢？我们尽可以在家里和和气气地聊”。

“没有什么可以聊的，你伤了我的心，姓张的，总算我李曼丽今天认识了你，五年以来，我什么好处也没有，认识一个人也不错……我现在从噩梦中惊醒过来。姓张的，我要请警局送

你上法院。”

“送法院？”那个瘦瘦怯怯的女郎显得有些焦急。

“刘小姐，你不要怕，这都是我先生不好，他引诱了你，他骗你说他没有太太，所以才……”

有一缕飘逸之感的女郎此时不禁清泪泫然，眼眶里泪水在回流着。对于这种场合，显然感到陌生和畏惧。她乃向刑警小李说。

“先生，我可以坐会儿吗？我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

刑警小李说。

“可以坐，随便坐那张椅子好了。”

李曼丽看了她一眼又道：

“你瞧这样可怜的女孩子，他也去骗人家，害了一个黄花闺女，哼！”她鼻子里冒出了烟，“我们都是可怜且有着相同命运的女人……”

“太太，你说够了么？我们可以回去了吧！”那中年商人说。

“还有许多过节没有说呢！我要告你妨害家庭，告你重婚！”

“太太，你不必做得那么绝，回家商量吧，一大早吵扰人家警察先生总不大好的，还好老李是老朋友。”

“那你下次还敢不敢？”

“我当然不敢了呀！”男的口气很软。

刑警小李一看这场风波高潮已过，连忙说。

“张兄呀，赶快向太太赔个不是吧！你太太已经原谅你了。”姓张的连忙向他的太太鞠躬，有惊无险的场面总算过去了。三人走后，刑警小李问我。

“这三个人你同情谁？”

“自然同情那个瘦瘦的可怜女孩子，她是无辜的，看来……”

“那你就错了，你的眼光仍然不够敏锐。”刑警小李表示他的意见，他说。

“外表看来可怜的人并不一定可怜，任何人看到她的模样，都会引起怜香惜玉之心，事实上，她已三次被传到警局应讯，因为她破坏了三个人的家庭。”

“她是属于谜一样的女人……”于是刑警小李告诉了我有关她的故事。

她像个令人难解的谜团，飘忽得叫人难以捉摸。她第一次到警局应讯，是因为一位马太太控告她妨害家庭。那位马太太不像张太太那样温柔，和蔼，她破口大骂。说她是坏女人，说她明知他先生是有妇之夫，但她还要去破坏那个美好的家庭。

刘小姐却低头流泪，看来很令人同情。刑警小李就问她说。

“你知道马先生有太太么？”

“我知道。”她忽然勇敢地说。

“那你犯了妨害家庭罪。”

“可是，他说他在家中得不到一点温暖，他说他的家冷冰冰的，他的遭遇使我同情……”

“可是你的同情心已经超出范围，同时你又犯了罪。”刑警小李瞪她一眼。

“如果我知道这是犯罪的，我就不会那样……”她垂着头。

“好，你告诉这野女人说我对她冷冰冰的，我没有热情，那

么你去找你的火山去。”马太太咆哮如雷，两只脚急得直跺。

“你本来就对我冷淡嘛，你喜欢打牌，你的牌局比我还重要，只要有牌打，我根本就不放在你心里，只要你愿意离婚，我随时都奉陪……”

“离婚，这你自己说的啊。”马太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可是……她哽咽着。

“你们不要嚷，这里是警局，你们要好好地谈。”刑警小李赶紧制止他们胡闹。

“我没有意思要破坏他们的家庭。”那位刘小姐怔怔地望着刑警小李说。

“我只是想抚慰一个失去爱的男人……”

“小姐，你太博爱了，你给马先生的爱已经妨害了他的家庭。”刑警小李说了这句话后，女的头垂得更低，她把整个的头部埋在长长的柔发里。

那位马先生却非常冲动地说。

“只要刘小姐答应，我愿意接受我太太的离婚要求。”

“不对，”刑警小李说。

“是你要离婚，你太太根本没有提过离婚两个字。”

“我不愿意破坏你们的家庭，我只是一时好奇，你们应该原谅我一时的好奇心。”她仰起头来，那是一张充满稚气的脸，任何人看到这张脸，都不会相信她是有罪的。

办案多年而阅人极多的刑警小李，也被这张无邪的小脸蛋迷惑住了。于是他说。

“刘小姐还是一个小女孩子，你们就放过她吧。我看，这案件如果送到法院去，大家都不大好看，何况你马太太并没有掌

握到马先生什么证据，她实在是因为年纪小，也许她家里还不晓得她闯了破坏家庭的大祸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别同情她，李先生，刚刚我在咖啡馆抓到他们时，你不知道她还凶巴巴的，好像我还不该抓他们呢！她这么小就会迷惑男人，再大一点那还得了！”

“你不要说了，一切罪在我……”马先生挺身而出。

“为什么是你？”那个女孩迷惑地笑了一笑。

“是我不好，是我好奇……”刘小姐表示意见了。

“你仅仅止于好奇？”刑警小李白她一眼说。

“我知道我错了，求求你们不要告诉我的妈妈，她知道了会打我的。”她眼中噙着泪水。

“刘小姐，你千万以后不要再好奇了，你应该把你这些好奇用在学问上面，你不是还在××学院读书吗？”

“现在休学了。”

“为什么休学呢？”

“我不知道。”她含糊地说。

“你怎么和马先生认识的呢？”

“我忘记了。”

“你应该说老实话，要不然，我要送你到法院里去。”

“马先生，我们是怎样认识的。”她瞟他一眼。

“这个！”他吞吞吐吐。

“你不说，我说好了。”刘小姐绽出笑容。

“你不要……”马先生在制止。

“这很重要，一定要说。”刑警小李要盘诘到底。

“他在一本妇人杂志上登征友启事，说他什么寂寞，孤单，爱好文学，从没有接近过女性，因此我好奇地写了一封信去……”

马先生这时愧汗淋漓，他真想找个地洞钻了进去，他感到无地自容，赧愧的以手蒙着脸。

“你真是老不羞，无耻，你有了老婆，儿女成行，还做这样事，真是下流到家……”

“这就是你不对了，马先生，你怎么可以去骗一个黄毛丫头呢！”

“我愿负这些责任，可是我的太太也要分担一些，她每天都有约不完的牌局，我回到家中，就觉得太冷清了，这哪像一个家呀！简直是冰窟地窖。”

“你别多说了，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是两方面的责任，如果你和你太太有一种共同的嗜好，比如游水，看电影不是更好么？”

“他天天关我在家里，以为我是黄脸老婆见不得场面。”马太太也振振有词地说。

“你们应该互相关心对方，马太太，你少打一点牌，马先生，你少作幻想，你看，你把一个很好的女孩也放在你的幻想内，现在你们的幻想粉碎了，你也伤了刘小姐的心。”

刘小姐脸颊上绽出了一个冷落的笑容道：

“我并不想找麻烦，只要快点结束这件事情……”

“刘小姐，我很对不起你。”马先生嗫嚅地说。

“没有关系，我并没有什么损失。”

“我希望在物质上赔偿你一些。”

“赔偿我什么？马先生，你在瞧不起我了，钱对我没有多大的用处，如果想钱，我不会找你这样的人……”

她对钱没有兴趣，这是马先生不能了解的，马太太却余怒未息地说。

“你真老不羞，你还要送她钱，我不送她上法院，就已便宜她了。”

既不为钱，又不为别的，难道她真是为了情么？刑警小李怀疑地望了她一眼，当姓马的夫妇走了之后，刑警小李就请她暂时留下来。

“你为什么要和马先生在一起呢？他年纪已经那么大了。”

“我不告诉过你，我是为了好奇。”

“你也太天真了，你为什么和一个陌生人谈情说爱呢！还好他并不是坏人，如果你碰了坏人，你会吃亏的。”

“我碰过比他更坏的人！”

“难道他不是你第一次遇到的男人！”

她羞怯怯地低着头不吭气。

“你父亲做什么事？”

“他教书，希望你不要牵涉到他的头上。”

“我只想多了解你一些。”

“事情不是已过去了。”

“是的，过去了，我希望这事情在你心中永远过去了，不留一点痕迹，因为你将来还要做事，还要嫁人，还有很好的前途，是不？”

她仍然低着头，刑警小李从她那副羞怯怯的神态看出，她并不是一个太坏的女孩子，因此在劝诫她之后，也就放她回家

去了。

另外一个张刑警，待刘小姐走了之后，就向刑警小李说：

“这女孩子很漂亮，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如果她是在外面混过的女孩，你在少年组干过的，总应该想得起来。”

“可是……”

“你再多想一想。”

“想不上来，我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这印象太淡了，我根本想不起来，怎么办？”

“我把她的名字抄给你，她叫刘×香，你到少年组去查查如何？”

可是第二天却没有查出什么资料，刑警小李就说。

“我想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绝不会差错的，在外面混的女孩子，到了刑警队好像回了老家，可是她那模样儿，既羞怯，举止又娴雅，恐怕不是那一流的货色吧。”

可是有一天，小李在深夜办案回警察局时，却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挽着一个胖啾的男人胳膊，状极亲热，当那个女孩子和他的视线接触时，那个女孩不禁怔忡地望着他一眼。

“她不是刘小姐么？”小李心中自问。

她不敢正视着他，连忙低着头，迈着急步子，匆匆而去……

“这个男人是谁？这么晚，他们两个人在干什么？”

小李想到这里，不觉得自己有被骗的感觉，因为他在办案这么多年，坏女人见过不知多少。可是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女人，一点也看不出来她是属于玩火的那类女人，因此他觉得自

己眼光不够敏锐了。

于是小李觉得自己看走了眼，不该去同情那样的女人，他现在才觉得有些女人的心像夏天的云一样变化多端而难以揣摩，外表看来老实的女人可不一定老实。

过了不久，有一家舞厅老板来向他说：

“有一个女孩看上去非常娴静文雅，一点也看不出是在外面跑的……”

“她怎么样？”

“她说：她父亲患急病，需要一笔款子，待她父亲病好之后，愿意到舞厅工作还债。”

“你们借钱给她了？”

“看她样子很值得同情，而且那样漂亮的女人一定会拉得住客人的……”

“所以你们投资了。”

“不好意思不借嘛，所以我们借给她三千元台币，谁知一去就没有了音讯。”

“那个女孩长得什么样子？”

“皮肤洁白，长长的凤眼，身材婀娜，还有一头长长的秀发。”

“嘴角是不是有一颗小红痣？”

那个舞厅老板睁大了眼睛道：“有的，有的，她的嘴角是有一颗很美丽的红痣。”

“那恐怕就是她了。”

“你认识她吗？”

“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小李连忙将刘小姐的案子拿出来

看，上面有刘小姐的地址。

于是他陪那家舞厅老板去中山北路按址去找。谁知道刘小姐所留下来的地址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地址。

她这样耍了一手，倒使小李对这件案子发生了兴趣，也对刘小姐这个人更有了兴趣。

过了几天，另外几家舞厅和几家咖啡馆也发生了同样的借钱事情，都是那个有一头秀发的女人干的勾当。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令人迷惑的事情，受骗的舞厅和咖啡馆并没有正式向警方报案，无法将这码事情列入犯罪通报，或者呈请上级通缉，日子久了，这件事也就被淡忘了。

但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桃色纠纷案，男女三人闹到警局，当事人之一又是刘小姐，她比上一次来到警察局时显得更羞怯，简直像一棵含羞草似的。

小李很给她的面子，没有马上揭了她的短，他先问那个中年的冯姓妇人道：

“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姓冯的妇人道：

“这个小妖精把我先生迷得失去三魂六魄，连家也不管了，现在家里连菜钱也没有。”

那位冯先生似乎有些怕老婆，低垂着头只是搓着手，好像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怎么说呢？”小李问冯先生。

“事情是这样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怎么样的？……”

姓冯的看了刘小姐一眼道：